

## 第一章 無辜被牽連

太昌三十九年，註定是多事之年。

年初，江南雪災，牽出一樁貪墨案，震驚朝野；年中，西南大旱，部分地區暴亂，好在靖國公作為欽差及時趕往地方，撫恤民情，協調用度，恩威並施，彰顯朝廷氣度，得以平息動亂。

到年末，沒等所有人緩一口氣時，臘月二十九，太子逼宮，靖國公率禁衛軍，以少敵多，護住皇宮，成功拖到西北軍的救援。東宮事敗，太子引頸自刎，東宮一系遭滅頂之災。

這個年，充滿腥味。

出了這種事，整個上京戰戰兢兢，人人忙著表忠心，沒敢與東宮扯上干係，當然也有些倒楣蛋，平日也沒承東宮多少恩惠，在這個點上卻與東宮不清不白，被捉了個準，比如北寧伯府。

伯府瑞福堂中，伯爺夫人王氏不復尋常的派頭，她臉色蒼白、嘴唇乾燥，已是兩日不曾休息好，她趴在伯府老太君膝前哭泣，「祖母，伯爺可怎麼辦啊！」

兩日前，北寧伯與府中二爺都被「請」進宮中，同進宮裡的那些京官世家子弟，多少與太子謀反案有關係，一落實罪名便是抄家砍頭。

消息如漫天雪花般飄遍整個京城，聽聞者無不心驚膽戰，更是把北寧伯府上下嚇得夠嗆，生怕下一刻禍事臨身。

王氏往日最掐尖要強，然而學的都是後宅之術，這種時候難堪大用，但也算好的，至少留在伯府，哪像老二媳婦蕭氏，見風聲不對，已經帶著兒子女兒躲回娘家，如今能撐起伯府的只有楊老太君。

楊老太君已滿頭華髮，不管伯府中饋，吃齋念佛好多年，為伯府這攤子事，不過兩日就消瘦了些許。

她手上撚著一串佛珠，正聲道：「還沒到最壞的時候，妳收下眼淚。」

王氏心中戚戚，「祖母……」

楊老太君輕歎氣。

正這時候，李歡家的匆匆進瑞福堂來，她看了眼王氏才對楊老太君說：「老太君，去崇安侯府的周管事回來了。」

王氏連忙起來擦擦淚，楊老太君也來了點精神，「快叫他進來。」

周祥灰頭土臉，朝上面一揖，說：「回老太君，崇安侯還是外出不在。」

這是伯府兩天內，第三次去崇安侯府找幫忙，也是侯爺第三次不在，是什麼意思也一目了然，說到底就是情誼不深，伯府大難臨頭，侯府怎麼會幫伯府向上面說話？

王氏扭了下手帕，低聲罵道：「這些人平日常找伯爺吃酒，現在怎的都……」

這兩日王氏總過來哭一哭，楊老太君有些頭疼，抬手壓了壓。

李歡家的知道她看不上王氏做派，便做主說：「大奶奶，方才王家來了信，可要看看？」

王氏心裡一鬆，好在王家沒那般薄情，她還有退路，連忙擦乾眼淚去看信。

周祥稟報完事卻不走，支支吾吾的，顯然還有話說。

李歡家的心下了然，直說：「周管事，有話便說吧。」

周祥「撲通」一聲跪下，哭泣道：「老太君，小的從小就在伯府做事，是伯府給了小的今天，小的不管如何都不會離開伯府！」

楊老太君一愣，這幾日見多了來請辭的，倒是難得見到這般忠僕，她虛扶一把，「快起來吧，若能過此關，伯府不會虧待你的。」

周祥用袖邊拭淚，這才又說：「還有一事……小的這次出去跑了幾家，有一個跟小的交好的朋友，如今在戴瀾元大人府上做事。」

楊老太君這幾日把上京裡有頭有臉人家都看了遍，希冀能尋到一絲幫忙，於是——一下想起來，「你說的可是忠義侯次子，如今任太僕寺少卿的戴瀾元？」

周祥說：「正是。」可他面露尷尬，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繼續說。

李歡家的說：「周管事，別賣關子了，如今可有比伯府生存更重要的事？」

周祥咬咬牙，壓低聲音道：「朋友告訴小的，伯府走錯門路了，要求，得去求那位國公爺。」

楊老太君見的世面多，不至於像周祥這般諱莫如深，皺眉道：「你說的可是靖國公？」

李歡家的啞了周祥一口，「還以為你能提出什麼好主意，若有這個門路，伯府能等到現在？」

靖國公府世代忠良，簪纓世家，如今裴國公深得帝心，大權在握，此等人物，別說如今伯府沒落，就是伯府當年還是侯府時，也未必能與他搭上關係。

周祥眼一閉，又說：「朋友說，咱們家三奶奶娘家與國公爺有交情，此番該去試試。」

李歡家的這才明白，周祥一直不把話說全，合著是和蕪序苑的那位三奶奶有關係。楊老太君閉上眼睛，轉動手上佛珠。

周祥這話說得還比較委婉，今日他從朋友那聽來的，可是「伯府三奶奶」與如今靖國公有交情，並沒有三奶奶娘家林家的事，而周祥是個玲瓏心思的人，知道話不能這麼傳回來，所以到老太君這裡，就成林家與靖國公府交好。

北寧伯祖上也是侯爵，因後世子弟觸怒天顏，被降爵之後，伯府一蹶不振，子嗣漸少，如今兩個嫡子，大爺也便是伯爺，在禮部混了個閒職，二爺在工部當員外郎，都不甚出息。

說到這，便不由叫人想起那天縱奇才，十八歲中進士，卻過於短命的庶出三爺。三奶奶當年進門給三爺沖喜，可三爺到底沒熬過去，如今三奶奶已孀居三年，說來也是唏噓，而林家與伯府的關係也十分一般，然而要想走這門路，還是得拜託三奶奶。

堂內安靜片刻，李歡家的說：「周管事跑了一天，先下去喝口水吧。」

又過了一會兒，不知想到什麼，楊老太君撚著佛珠的指頭一滯，長歎一聲，「妳去請三奶奶過來。」她不放心的，又說：「切記，若她不想來，妳也不得逼她。」

李歡家的應了聲，「誼。」

交代完這些，楊老太君才又閉上眼，低聲誦念佛經。

老三的這個媳婦，閨名林昭昭，這是個頂有性子的女人，私心裡，楊老太君是欣賞她的，只是到底和伯府離了心，這幾年除去除夕這種大日子，其餘時候她只在蕪序苑，不出門也不出聲，今年除夕更是沒有出來，想來，她們已經一年沒見過了。

回憶開了個頭，楊老太君有些陷進去，不過林昭昭來得比她想的要快一點，當李歡家的通報時，楊老太君還有些恍惚。

丫鬟打起簾子，林昭昭自門外踏進來。

只看她未及雙十的年紀，黛眉如畫、面白唇紅，雙眼微挑，眼仁占眼睛多，有種不可多得的柔情姿態，卻並不柔弱，她頭挽單螺髻，除了一根白玉簪無甚配飾，解下肩頭青緞披風，內裡著月白底素緞褙子與同色八幅湘裙，這般淡的顏色卻不見容貌清寡，仍是當初那般綺麗，玉雕般的人兒。

楊老太君起身，聲音殷殷，「昭昭。」

林昭昭福了福，客氣卻也疏遠，「祖母。」

李歡家的張羅著，林昭昭端坐在下面圓墩，氣質嫵淑但也清冷。

楊老太君心中清楚，是她愧對孫媳，她歎了口氣，沒精力也不想要心眼，直接說：「到底是伯府對不住妳，如今伯府出事了，卻還想求妳幫忙。」

林昭昭黛眉輕蹙，「祖母此言過重，孫媳承擔不起。」

楊老太君起身，半彎腰握住林昭昭的手，沉重道：「昭昭，妳得救救伯府。」

看著老人家眼裡的懇切，林昭昭到底是不忍心，並未再說拒絕的話，只是如今伯府陷入謀反案裡，她一個三年不曾出門的婦道人家能做什麼？

說著，楊老太君掉下眼淚，膝蓋也在下滑，「孩子，祖母求妳了。」

林昭昭一嚇，趕緊攙住她，「祖母千萬別，可折煞孫媳！」

楊老太君快七十的年紀，她怎麼能叫她真的下跪？況且那些事過去三年，和老太君也沒直接的關係，而且如果不是後來老太君暗地裡罩著她，這伯府她沒法待得那麼舒心。

是了，他人以為孀居生活枯燥乏味，事實上，這三年林昭昭過得清靜悠閒，還多養了幾斤肉。

楊老太君又道：「如果這次伯府能安然度過，妳往後想去哪裡，伯府不會再拘著妳，若不能，也定會給妳和離書一封，好叫妳不被波及……」

林昭昭怔了怔，歎口氣，搖頭笑道：「我又豈是那般沒心沒肺之輩？祖母這幾年待我也是一片真。」不管是出於愧疚還是別的，「祖母既然說我能救，我自當會盡力，只是不知道，祖母說的法子是什麼？」

在林昭昭的攙扶下，楊老太君慢慢坐回位置，也讓林昭昭坐到她身邊。

她慢慢拍著林昭昭的手背，說：「妳知道，前幾天發生了大事，這事本和我們家沒什麼干係，氣只氣，伯爺一個月前做了一首詩。」

北寧伯於當官上沒什麼才華，倒喜歡附庸風雅，那首新詩就以先太子以前做的詩句為典故，如今東宮謀逆，這就成板上釘釘的證據。

楊老太君氣得想掉眼淚，「饒是伯爺真無心攀附東宮，這首詩也極為不恰當。」林昭昭垂眼思索，以北寧伯那為人，定是想靠這首詩在太子那博得青眼，混點事做。

近年來，東宮與皇宮關係越發緊張，大部分中立派行事謹慎，不敢多言，北寧伯倒好，典型的往屎坑裡跳，該！

其實這事可大可小，但若要嚴辦，整個伯府都得出事，尤其是當今聖上並不喜歡北寧伯府，從伯府被降了爵位可見一斑。

楊老太君又說：「如今處置此事的，是靖國公。」

聞言，林昭昭盯著地面的羊毛氈地毯，眼瞳幾不可察地縮了一下。

楊老太君握住她的手，懇切道：「聽說你們林家以前和靖國公府頗有私交，試試看，能不能讓國公爺通融通融。」

林昭昭聽得一愣，等等，要她去求裴劭那瘋狗？

仔細算來，這是林昭昭和裴劭相識的第十個年頭。

她九歲認識裴劭，當時裴劭年方十五，老國公爺還沒戰死，他也尚未承爵，那時候他們也還在西北。

忘了是哪場戰役，老國公爺大敗突厥，在老國公夫人柳氏的安排下，國公府宴請將士女眷，好不熱鬧。

林尚毅敵勇猛，在這場戰役後擢升為千戶，他攜林昭昭赴宴，林昭昭被安排去女眷那席，因覺得無趣便四處打量起來。

西北民風較為開放，男女宴席無須分前院後院，只用一張黑檀木八角雲紋雕鏤屏風隔開，趁大人們都在寒暄，沒人注意到她，林昭昭下了椅子，探頭探腦地偷窺屏風那一邊。

後來，裴劭說她年紀小小就「知慕少艾」，偷偷看他。

林昭昭解釋說，她只是在找自己父親。

裴劭卻一副自己什麼都明白的神情，讓林昭昭有點火大。

裴劭向來如此，也因他有自傲的本事。

時年九歲的林昭昭，一眼瞧見粗獷男人之中的少年，他正側著臉與林尚說話，她隱約聽到父親叫他少將軍。

與林尚不同，裴劭身上有種林昭昭道不明的氣度。

只看少年身姿軒朗，著赭紅緞寶相花紋掩襟袍子，寬肩蜂腰、大馬金刀地坐著，腳上黑色鹿皮靴還綁著一支匕首，勒出小腿的弧度，頗為落拓不羈，話說完了，他回頭，露出面部流暢的骨相，那雙目如星，鼻挺額瘦，容貌令人眼前一亮。他唇畔銜著淺笑，實則笑意不達眼底，林尚朝他敬酒，他只略略頷首，連酒杯都沒拿起來，林尚卻毫不在乎，笑得見不著眼，似有巴結之意。

林昭昭不禁撇了撇嘴。

裴劭眼尖，一下發現她，倏地朝她看來，眉目暗含鋒芒，林昭昭立刻縮回去。

吃過飯，柳氏張羅女眷遊園，這幾年西北戰事頻繁，難得大戰後有這般清閒，各

位姑娘手攜手，笑語闌珊，一派歡喜。

林家沒有其他女眷，林昭昭孤零零的，柳氏讓一個丫鬟帶她。

那丫鬟愛熱鬧，見林昭昭穿著短打褲子，面容樸素，安安靜靜的，像個男孩，不比跟在那些姑娘身邊能混到賞錢，所以不一會兒就撇下了林昭昭。

林昭昭樂得自己一人，她往僻靜的小徑走，國公府的景致秀雅，水榭樓閣，鱗次櫛比，花木繁盛，楊柳依依，既新鮮又漂亮。

她跳起來，扯下幾條柳枝，甩著柳葉東望西瞧，拐到假山處，角落居然有人，卻是方才吃飯時瞪她一眼的赭衣少將軍。

此時他半蹲在假山裡，衣襪壓在土埃裡也不在乎，像在躲什麼人，凝神透過假山的鏤空口子，觀察另一邊大路。

察覺到動靜，他忙轉過頭來，那動作極快，林昭昭沒防備，一哆嗦，驚愕地撞進少年漆黑的眼瞳裡，愣了一下才想起行禮。

她不太清楚女子該怎麼行禮，索性還記得林尚是怎麼向裴劭行禮的，有樣學樣，雙手抱了一拳，「將……」

「是你。」裴劭記得她，他把她拉到假山掩護這邊，壓低聲音，恫嚇道：「噓，別說話。」說完，他鬆開手，打量了一眼林昭昭，似乎覺得她不會造成什麼影響，便又不管她，注意起假山另一邊的情況。

林昭昭咬唇，揉著被拽疼的手。

也就在下一刻，假山另一邊，傳來腳步聲與幾個女人的說話聲——

「你們看到阿劭是往這邊走的吧？」林昭昭認出這是柳氏的聲音。

一個嬪嬪回道：「是的，奴婢方才明明還看到少爺，怎麼這會兒就沒影了呢？」

「就知道一到這時候他要躲起來。」柳氏不無埋怨，「不說其他姑娘，鎮北侯家嫡女，長得標緻又有才，還鍾情於他，妳說說，到底差在哪？偏他不想要，我又不是要害他，這孩子到底在想什麼？」

話裡的意思，此時的林昭昭不是很懂，不過不妨礙她猜出裴劭在躲自己母親。

她抬眼，裴劭兩道濃眉微蹙，正全神貫注地注意著。

林昭昭突然轉了一下眼眸，按了按還犯疼的手，輕吸一口氣，緊接著，用力咳了出來。

「什麼聲音？」

裴劭大驚，下意識伸手去捂她嘴巴。

那頭柳氏和嬪嬪都疾步走來，兩邊才幾步路的距離，柳氏立刻發現他，喊道：「裴劭，你給我站住！」

被抓個現行，這次是躲不掉了，被柳氏拉回園子前，裴劭冷冷地盯著林昭昭，林昭昭捂住嘴，還是沒漏出一聲嘆喟。

裴劭咬牙切齒道：「小子，我記住你了。」

林昭昭也說不清，當年自己咳那聲的衝動是什麼，許是看不慣他對父親的傲慢，許是討厭他的語氣，也或許只是出於自己的頑性，就想讓裴劭暴露。

說到底，也怪自己當年太小，不懂有些人生來就是高高在上，耀目不可直視，他

便是對她一笑，她都得心存感恩，又怎能置喙？如果早點懂這點道理，也沒後邊的事了。

林昭昭站在伯府後院的假山前，盯著那嶙峋山塊呵了一口氣，天有點冷，白霧在唇畔化開，匿去她的表情。

她正要回蕪序苑，卻看歸雁抱著青鼠皮手籠走來，「三奶奶，天兒這般冷，怎麼還不回去？」

林昭昭冰涼的手收到手籠裡，打了個冷顫，說：「等等還要出去呢。」

自歸雁與林昭昭進了伯府，就沒見她主動出過門，她猜疑是和伯爺、二爺有關，問：「是什麼事？」

林昭昭長話短說：「老太君聽說林家和靖國公有交情，讓我去跟靖國公說情。」

歸雁悚然一驚，「這……」老太君哪聽來的鬼話？這麼些年來，歸雁一直伴著林昭昭，林昭昭未出閣前的事也是知曉個輪廓的，真叫三奶奶去求情，只怕伯爺和二爺死得更快！

瞧歸雁的神態，林昭昭就知道她們想到一塊去——試試是可以試試，可按裴劭那性子，試試就逝世。

歸雁疑道：「三奶奶怎麼不回絕老太君呢？」

林昭昭跨進蕪序苑大門，說：「現在伯府成這樣子，我也是伯府一員，總不能真當什麼都不知，何況說是林家和國公府交好，但我們林家，除了我之外……沒辦法，死馬當活馬醫吧。」她停了停，「對了，我見這天兒冷了許多，妳幫我拿一件厚點的風帽，咱們喝點熱湯再出門。」

歸雁目露擔憂，道：「好，不過，說不準這事就能成呢……」

林昭昭覺得歸雁想多了，她琵琶別抱幾載，裴劭可能有恨，但絕對不可能還留有情意，也不可能幫她這回。

在國公府吃個閉門羹後就趕緊回來吧，她的薔薇團紋花樣還沒畫好。

坐上馬車，林昭昭掀開簾子一角，今天大年初四，大街上沒多少年味，也是，出了這種事，這個年，上京百姓誰也過不好。

她掖好車簾，閉上眼，不知過了多久，車輪子慢慢停下來，門外傳來周祥與國公府門房的說話聲。

林昭昭連拉開簾子的興致都沒有。

歸雁有點不安，但見林昭昭神態自若，眼神坦蕩，便也不自覺地停下心裡的搖擺。只是意料之中的拒絕並沒有出現，聽完周祥的話，那候在門房的小廝居然說：「煩請夫人進來等吧。」

林昭昭淺怔，為什麼不是直接拒絕？

歸雁先下馬車，扶著林昭昭下來。

林昭昭甫一抬頭，便看國公府門口兩座雄偉巨大的獅子石雕，幾年不見，這大門好似更為威嚴莊重，牌匾上「靖國公府」幾個字，叫人眼睛些微刺痛。

林昭昭立刻垂下眼，不再打量。

那小廝領著他們幾個從側門到抱廈，推開一間燒著熱炭的，道：「國公爺今日還未下值，不過時間也差不多，請夫人稍坐會兒。」

周祥和歸雁立在一旁，兩人對視，都從彼此眼中看出驚訝，尤其是周祥，儘管這門路是戴少卿府中友人指的，但他沒想到竟會這麼管用，他去崇安侯府幾次，次次都被攔在門外，哪次有這般的待遇？這也就是說，三奶奶和國公爺……

不，誰敢編排那位主？只林家，應當真與國公府有不淺的交情吧。周祥不敢再想。林昭昭坐在平紋椅上，腰背挺直，手臂擱在桌子上，覆在袖子下的手指捏著袖沿摩挲。

不一會兒，茶上來了，冒著氤氳熱氣，她抿了一下，香氣鮮，味甘甜清爽，這是君山銀針，這般好的茶，她卻不敢再喝第二口。

從進門開始，她不懂裴劭想做什麼，她倒想國公府把他們當打秋風的打發走，好過現在這樣，不上不下的。

一刻鐘後，國公府管事來了一趟，他自稱姓齊，口吻稍親近，還與周祥問起家鄉。周祥見有眉目，和齊管事聊了一會兒，只是能當上國公府管事的，不是一般人精，周祥不僅沒打聽到靖國公什麼時刻回來，也沒能拜託齊管事在主子跟前美言兩句。齊管事走後，又有小廝進來換茶，只見他利索地倒掉茶水，上好的君山銀針，沒人喝，涼了也就倒掉了。

如此兩三回，見不得如此鋪張，林昭昭道：「我不愛喝這個茶，你別沖泡了，我們等到國公爺回來就走。」

小廝愣了一下才道：「是。」

小廝不來後，抱廈間裡十分安靜，林昭昭坐久了，換個姿勢，便有睏意，她斷斷續續地打盹，回過神時，發覺外頭天色竟全暗了，已經過了戌時，他們等了一個半時辰。

林昭昭眨眼醒神，站起來，「走吧。」

歸雁和周祥同時道：「三奶奶……」

林昭昭按了按些微犯疼的胃，說：「今兒個是見不到國公爺了，我們回去吧。」

還有一句話沒說出口，那就是讓她來給伯爺、二爺求情，本來就沒戲。

周祥還想勸，歸雁打斷他，「奴婢明白了，周管事，我們還是走吧。」

周祥大失所望，歎氣不止。

一行三人離開時，齊管事還來送行，門房小廝也彬彬有禮，半點看不出國公府冷落他們這般久。

馬車內，歸雁壓低聲音，說：「奴婢還以為國公爺能看在往日情面……」

林昭昭咳了一聲。

歸雁自知說錯話，趕忙拿出備在馬車內的什錦盒，道：「三奶奶，先吃點東西墊墊胃。」

林昭昭撚起一塊涼了的糯米糕，細嚼慢嚥，心想著，裴劭不理會他們，偏生又叫人這般禮待，是給人以希望再失望，耍弄人，好在她就沒抱過希望。

馬車從東街到北街，停在北寧伯府門口，林昭昭一進伯府，便看楊老太君身邊李歡家的在門口徘徊。

她瞧見林昭昭，立刻迎上來，激動道：「三奶奶，二爺從宮中回來了！」

瑞福堂，屋內燃著粗紅蠟燭，照得明亮如朝，裊裊煙氣從瑪瑙獅鈕三足蓋爐溢出。伯府二爺楊寬端坐著，他生一張方臉，五官端正，正派的長相卻沒多少正氣，他佝僂著背，手上捧著個手爐，還是冷得直打哆嗦。

王氏本坐在左邊的椅子，她等不及，起身來回踱步，追問楊寬，「二叔怎的自個兒回來了？宮裡的情況到底怎麼樣，伯爺呢？」

楊老太君到底心疼孫子，命丫鬟給楊寬奉熱茶，說：「先喝茶緩緩再說。」

兩盞熱茶下肚，楊寬揩揩酸熱的鼻頭，將宮裡的情況娓娓道來。

原來，包括他大哥北寧伯楊宵在內，被叫進宮裡的京官世家子弟，大部分都在前殿紫雲閣謄抄佛經。

「抄佛經？」楊老太君窒住。

楊寬苦笑道：「是。」

本朝儒釋道皆興旺，皇帝並不過於偏頗哪家，倒是幾日前謀反的先太子最篤信佛教。

大內總管傳諭，皇后娘娘身體抱恙，特地叫他們抄經祈福，還讓宮中禁軍看管起來，紫雲閣內沒個炭火，睡覺沒被寢，吃喝也都是半冷不熱，近乎與牢房無異，再想想先太子對佛教的虔誠，真真叫人心驚膽戰。

北寧伯府兄弟二人就這麼過了兩天，其實他們還算體面，有些紆褲子弟，嚇哭了、嚇尿的都有。

楊老太君連忙又問：「你放出來前，可有問清楚是為何放出來？」

楊寬面露驚懼，「今日臨到戌時，禁軍統領李大人突然把我叫出來，我便獲准歸家，可多的我也不敢問。」他從那「牢」裡出來已是撿回一條命，卻嚇破半個膽子，怎還敢和面露煞氣的禁軍搭話？

楊老太君拍拍桌椅扶手，無可奈何。

遲來的林昭昭悄聲坐在堂內邊緣的椅子，聽了楊寬說的泰半，她無聲皺眉，二伯秉性不壞，只是平庸了點，但這對式微的伯府不是好事，比如在大事上，他畏首畏尾，甚至沒法打聽些有用的消息，但到底回來了，總比還在宮裡好。

楊寬先回自個兒院子安頓，瑞福堂只餘王氏的哭聲，「二叔都回來了，伯爺怎麼會被單單留在宮裡，接下來可如何是好？」

楊老太君說：「寬兒能安全回來，表示伯府不會有大事。」

真有闔府禍事，也沒必要曲折這一番，讓楊寬先歸家。

只是叫人進宮抄佛經，是皇帝在警告曾親近先太子的官員子弟，可能楊寬只是被楊宵累及，懲戒兩日便放回來，但楊宵是寫過詩句的，能不能全鬚全尾回來，還是叫人焦心。



想到這一層，王氏又哭，須臾，堂內也沒人出聲安慰她，她把帕子一折，正好瞥見獨獨坐在角落的林昭昭。

王氏繃起臉，怒目相視，上一刻還在嚶嚶哭泣，這會兒她像被放進鬥雞場的公雞，頭上簪的紅色絹紗花朵就是那紅雞冠，唯妙唯肖。

林昭昭抿住嘴唇，忍著不笑，免得王鬥雞以為自己挑釁她，到時候又是一頓好吵。當然，也不是說林昭昭怵了王氏，吵架嘛，她不曾落下風，就是懶。

王氏盯著林昭昭一會兒，也不想再在瑞福堂待著，瑞福堂就剩下楊老太君和林昭昭兩個主子。

屏退其餘下人，林昭昭講了國公府的經歷，又說：「我們大約戌時走的，二伯是戌時前從宮裡出來的，如此看來，林家這點交情沒派上用場。」

楊老太君溫和地笑了笑，說：「也不能這麼說，國公爺如何想的，我們也不好揣度，好在寬兒回來了，宵兒應當也不久。」

林昭昭站起來，福福身。

楊老太君又說：「好孩子，累妳跑了這麼一趟，先回去歇息歇息。」轉頭對李歡家的說：「妳從庫房拿那金絲燕窩，和那兩匹杭綢緞子給老三媳婦。」

李歡家的「誼」了一聲就下去了。

林昭昭要推拒，楊老太君說：「昭昭，妳已經為寒兒守了三年，這衣服顏色，自可以穿些稍微明麗的，寒兒他……」她目中閃爍過淚光，「自不會想妳成日穿得這般寡淡。」

林昭昭張張口，最後還是閉上嘴，輕輕低下頭。

回到蕪序苑，滿霜已備好飯食，一碗香梗米，一碟菌絲炒雞塊，一盤炒青筍，還有滿霜拿手的鮮蒸雞蛋。

林昭昭解下披風，許是路上墊了糕點，這飯沒多吃。

晚上對著燭火，林昭昭挽袖，筆頭在青玉硯擱了擱，提筆沿著早上畫一半的紋樣繼續。

一窗之隔，廊下，滿霜在和歸雁說話，「歸雁姊姊，這兩匹杭綢顏色真正，給三奶奶做件褂子，還有掐腰百摺裙，怎麼樣？」

歸雁聲音低一點，聽不清楚說什麼，滿霜又說：「妳們今天出門是去哪兒啊？」

歸雁說：「西北林家來了人，三奶奶去見了。」林昭昭是寡婦，自不好宣揚獨身去靖國公府，此事只有幾人知道。

滿霜沒懷疑，說：「我是看今兒個三奶奶吃得不多，是不是出趟府遇到什麼事，所以心情不太好呀？」

歸雁沉默。

林昭昭手抖了下，平直的、細細的線條暈了開來，她擱筆，怎麼看都沒法補救，描半天的薔薇花樣就這樣壞了，只得又扯一張新紙，從頭開始。